

太湖山人編

小徐
愛妾

小鳳艷史

中央新聞社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四版

小鳳艷史（全一冊）

價洋四角正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輯者 中央新聞社

代售處 北京各大書局

代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分售處（中國境內） 各大書局



小 鳳 小 影

小鳳艷史 小徐愛妻 提要

民國成立以來。播弄風雲。而使國無一日之安甯者。人皆知為城北公也。而不知為城北公之耳目手足。使其敢於為此倒施逆行之事。借福國利民之名。而為禍國殃民之實者。則皆小鳳也。小鳳者。城北公之第三愛妾。煙花賤質。豺狼野心。本其害客之技能。以毒害國民。出其媚客之法術。以諂媚外人。於是勸城北公以立黨。教城北公以借債。勸城北公以練兵。助城北公以開戰。授計陰謀。層見疊出。至其在妓院時之種種趣聞。待城北公之種種妙術。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辛至清夜一夢。改過遷善。其人之聰明才智。固不可以尋常女子目之。本書寫其出世以來。以及城北公失敗後之情形。原原本本。纖細靡遺。誠為近世別開生面之新小說。凡留心時事者。不可不家置一編。

下編

嫁徐時代

五 小鳳受徐之德澤
六 小鳳待徐之愛情
七 小鳳惑徐之法術
八 小鳳激徐之言語
九 小鳳服徐之手段
十 小鳳嫁徐之波折

一 小鳳爭寵之深心
二 小鳳獻媚之陰謀
三 小鳳結黨之宗旨
四 小鳳借債之目的
五 小鳳練兵之希望
六 小鳳販米之主張
七 小鳳戰鬪之推測
八 小鳳逃遁之情形
九 小鳳長途之苦況
十 小鳳深夜之惡夢

小傳
定妻
小鳳艷史

上編 為娼時代

一 小鳳一生之關係

千古以來一般跳梁跋扈之徒爵祿不足以羈之刑罰不足以畏之政令教化不足以治之刀鋸鼎鑊不足以伏之而惟嬌小玲瓏之弱女子可以玩之於股掌之上降之於裙帶之下此真百思而不得其故焉吾國自政變以來八九年中擾亂時局而使吾民不得一日之安甯者其原動力非皆起於綽號小扇子之城北公乎城北公之威名之陰謀之手段之心計凡吾中國之政界之軍界之學界之商界無論為男為女為老為少幾於無不知之其足以翻雲覆雨掀起政潮者人莫不謂其謀士之衆多也兵力之雄厚也黨勢之堅強也心思之深遠也而不知是皆皮相之談非真知城北公之亂時局擾原委者也城北公出身寒微驟膺富貴而有內寵三人一鄭女蕙芬二香妃三小鳳蕙芬為良家女香妃與小鳳皆出身曲院中三人之嫁城北公既非悅其多才又非利其多金實困於城北公勢力範圍之內而不得不委曲求

全以從之。論三人之聰明才智。當以小鳳為最。故城北公之寵幸小鳳。亦在蕙芬香妃之上。小鳳既得寵擅專房。於是無日不為城北公畫策。出其獻媚狹客之故技。教城北公以獻媚友邦。出其伺候老嫗之風智。教城北公以伺候權貴。城北公惟命是聽。行之輒有奇效。故凡小鳳之計畫。無敢偶爾或違。尊之為女軍師。寵之為女參謀。嘗謂小鳳曰。他日吾國實行女子參政。則參政院院長一席。非卿其誰與歸。其寵任可知。城北公自得小鳳而後。扶搖直上。幾有一日千里之勢。所以野心勃勃。一發而不可遏止。但人知擾亂今日之時局者。為跳梁跋扈之城北公。豈知內幕之中。尚有嬌小玲瓏之小鳳在耶。吾欲餉諸君以小鳳一生之豔史。而特以此篇冠諸首者。識以小鳳非尋常女子可比。其與吾國已往及未來之大局。關係實非淺鮮。故先述其佳略焉。

二 小鳳身世之可憐

小鳳吳門產。其先世為紫陽望族。至乃祖而稍稍陵替矣。遷居金閶。設綢肆於市中。以博蠅頭之利。父諱某。習舉子業。鬱鬱不得志。乃棄而學費然。性情慷慨。所獲利。到手輒盡。以故寒素之士多歸之。不數年。家產蕩然。娶妻韓氏。生一子一女。子名伯玉。女即小鳳。小鳳生之夕。韓氏夢有雛鳳棲於梧桐之上。醒而異之。遂以告其夫。其夫

曰是為弄瓦之兆。然斯女也。雖雖伏而實雄飛者。故及誕生後。即以小鳳名之。惜乎紅顏女子。寔命不猶。生四齡而乃兄伯玉患病暴亡。父因痛子情深。不旋踵而去世。小鳳以楚楚弱女。與母相依為命。未殊薪桂。度日維艱。迨十二齡。經鄰媼之介紹。即入絲廠為生活。蓋其時小鳳與母。方賃居吳門橋畔。出入甚便。故其母極為放心。冀稍輕其擔負也。孰知造物忌才。去今一轍。小鳳入廠兩年。所作之工。不減於壯年之婦女。一家衣食。賴以無憂。其母方私心竊慰。而小鳳之厄運。又至矣。時交初夏。疫氣盛行。其母因侍鄰媼之疾。歸而病。病不一日而歿。小鳳蹣跚地呼天。悲傷莫極。衣衾棺槨。在在需資。既無告貸之門。又乏親朋之助。轉輾思維。惟有鬻己之身。庶母骨不致暴露也。時鄰媼有姊妹行。為北里中之鴛婦。適來探視鄰媼疾。聞小鳳哭聲甚哀。詢知欲鬻身以殮親者。過門視之。見小鳳面色悽切。而不減其嫵媚之態。真如烟籠芍藥。雨打梨花。知一顆搖錢樹。非輕易可得者。乃令鄰媼之女。問小鳳需資幾何。小鳳此時不暇詢問。買主為何等人。但云吾乃幼年女子。並不知喪用需錢若干。吾身鬻錢若干。總之吾母自入殮。至於安葬。共需用去金錢幾何。即作賣身之費。他日如能贖身。當將本利一併算結。決不有負今日之盛情也。鴛婦即歸取錢。明知小鳳為孤苦之女。今者老母辭世。身無所依。不患其後來之食言也。乃為其母辦理喪葬之事。事畢。佯言用錢若干。倩人書一賣身契。而令小鳳蓋押於契尾。中保即為鄰媼。小鳳

身不由主。待母柩草草入土。祇得含淚拜別。隨鵲婦而陷於火坑之中。一朵青蓮。永罹浩劫。然其後此之得遇城北公。而造成萬劫不同之罪惡者。亦未始非種因於此日也。

三 小鳳才藝之驚人

小鳳天生聰明。世無其匹。在家之時。日則入厰工作。夜則在燈下。助其母作針黹之事。所繡各件。細膩熨貼。望之與真者無異。余友某君家。壁間懸鄭板橋楹聯一副。外鑲玻璃架。墨光飽滿。筆法蒼勁。余見之。贊歎不止。詢某君何以鑲玻璃架之故。某君知余意有所誤。轉詢余曰。君所贊者。佳點在何處。余曰。板橋墨迹。藏之許久。而得如是之光彩。安得不令人羨愛乎。某君笑曰。若是則無怪君不解鑲玻璃架之故也。此聯係十餘齡之弱女子。仿板橋老人墨迹而繡成者。余恐沾染塵垢。故特罩以鏡架。君如不信。可細審之。余聞某君言。驚疑者再。注目細視。與板橋墨迹。仍無二致。再三詢問。始知為小鳳所繡。不禁拍案叫絕。及小鳳隨鵲婦入曲院後。偕諸姊妹同習皮簧。哀絳豪竹。響遏行雲。路人聞其歌唱者。無不駐足而聽。甚有即往酒樓飛箋相召。欲一見其顏色也。時小鳳猶未聽牌應徵。鵲婦見各界紛紛往召。乃令小鳳出而應客。小鳳絕不推辭。以是頗得鵲婦歡。應客之暇。又喜弄笛吹簫。習未數月。即能曲盡。

其妙每於月明三五漏靜更深時出其碧玉文簫倚欄吹之或為和樂之聲能使鳳凰來儀如觀虞廷瑞氣或為哀怨之音能使潛蛟起舞恍聞嫠婦夜啼雖曰聲音之道感人甚深而小鳳之聰明於此可略見一斑真非餘子所能幾及焉除此之外尚有傑出之藝能為人所不易窺見者大抵惟其家人能一見之否則如城北公者固一世之梟雄也何能玩之於股掌之中而視之如嬰兒乎

四 小鳳嗜好之不同

人各有嗜好或好飲食之鮮美或好衣服之華麗或好清潔舉目無纖芥之塵或好馨香置身於羣芳之中惟小鳳則不然凡吾人所好者彼皆不好之彼之所好者奇言也異服也故彼之香奩中常有形似某國人者出入其間實則非真某國人也蓋狎客探知彼之所好故喬為此裝以迎合彼之心理耳某年有留日學生某歸途道出蘇垣欲尋虎阜勝跡一遊覽焉停蹤某旅館聞小鳳名特造訪其香奩履聲閣閣吐語咿啞小鳳誤為某國人招待殷勤跣步不離某學生見其如此厚待以為鍾情於己不可不有以酬之乃詢其何所好小鳳曰僕所好者貴國之人士耳某學生知小鳳誤認己為某國人笑曰卿籍隸何國小鳳曰僕為中國人某學生曰然則吾亦中國人卿何以有貴國之稱小鳳愕然曰君所言所服無一與某國人異豈因愛僕

之故。而變更其國籍乎。某學生曰。吾因甫經歸國。未及製辦國服。至於言語一層。則以久居彼邦。習慣自然。故不覺語言之相似耳。豈有因一己之私。而遽變更國籍之理。卿之嗜好。吾知之矣。幸而遇吾。尚不失為知己之人。否則卿今日之事。不幾成一笑話乎。蓋某學生固亦崇拜某國人者。而為他日賣國之一分子。故有此論調也。小鳳自遇某學生後。鶼鶼情好甚篤。惟鴛母監視頗嚴。不能常行踏渡陳倉之事。歷旬日。某學生以歸心如箭。不願久留。乃與小鳳訂後會之期。買棹而返。其故里也。小鳳與某學生臨行之日。堅囑其遺衣一襲。履一雙。某學生詢其何所用。小鳳曰。以作紀念品耳。及某學生行後。小鳳常披其衣。拖其履。往來蹀躞於室中。人有見而笑之者。則曰。今日爾輩笑吾。他日吾將笑爾輩也。其嗜好之怪癖如此。毋怪其嫁城北公後。日日以聯絡某國人為要挾。在不知內幕者。無不歎息痛恨於城北公。而不知掣城北公之肘使之不得不然者。固不在陰險之小人。而轉在奇特之女子也。

五 小鳳北上之原因

京師八大埠中。妓院有南班子北班子之分。隸北班子者。皆京津間之麗姝。隸南班子者。以蘇揚產居多數。辛亥而後。南人之服官於京師者。日見其多。公餘之暇。三五成羣。偕大埠中為消遣之地。於是南班子之生涯。有蒸蒸日上之勢。蘇滬妓女之稍

有姿色者。聯袂而往。無不滿載而歸。小鳳之鴛母。聞而羨之。乃挈小鳳往。下榻於陝西巷之某小班。京師之妓院。分三等。最上者。咸稱曰清吟小班。小鳳偕鴛母初至之日。人地生疎。招徠無術。幸其地之逛妓院者。無須得熟人之介紹。每至夕陽西墜。電燈放明之時。狎客入妓院。如無熟識之姑娘。合院妓女。必趨至面前。聽憑選擇。此與南方么二妓院之喊移茶無異。合則開盤子。不合則去。凡妓女丰姿不弱。而體態可人者。一日可開盤子十餘。自是之後。即為穩客。然客母日往打茶圍。亦必開盤子。遇朔望則須開雙盤子。妓女之能歌者。俟狎客開盤子後。為之歌一二曲。或皮簧。或秦腔。或崑曲。就自己所最長者。以佐狎客之遊興。歌畢。客另出一元或二元。以賞烏。師。蘇滄間之妓女。初至京師。無一熟識之人。往往恃姿多與歌曲二門。藉以號召狎客。而聲譽因是鵲起。生涯因是駁發者。比比皆是。小鳳在蘇之時。鴛母之姓。牌名。秦寓。今則直書乳名曰小鳳。懸牌未及匝月。客之慕其名而遊其莊園者。戶限為穿。一日。遇一舊相識。為蘇紳某君。今來應縣知事考試。三場已畢。乃偕友人作北里遊。甫入門。見小鳳與一妓攜手立廊下。某君不知其名。小鳳猶以秦屬呼之。小鳳聞聲。愕然。往外一望。見某君已入中門。不敢出迎。恐其有熟妓也。某君謂跑廳曰。上海稱跑廳曰相幫。我們即往秦屬姑娘房中可也。跑廳者不知秦屬為何人。答曰。此間並無秦屬姑娘。客人得毋誤認乎。某君指小鳳曰。此非秦屬而何。小鳳始悟某君並未

知其改名之故。乃謂跑廳曰。此為蘇州熟客。並非誤認。遂引某君及其友人至房中。細訴來京之原因。及京中之狀況。娓娓不倦。親切有味。某君始知其名小鳳。故跑廳以為其誤認也。自是京中各小報上。時有小鳳二字。印人眼簾。蓋皆某君偷揚之詞。某君與小鳳。雖未有肌膚之愛。然而相識多時。情非泛泛。矧又相見於數千里外。所謂他鄉遇故知者。非耶。在某君聊借筆墨。以遣羈旅之愁。而小鳳則從此聲價十倍。否則如赫赫有名之城北公。亦豈肯賞識一無聲無臭之南妓耶。

六 小鳳梳櫳之代價

小鳳入京之始。已屆破瓜之年。是否完璞。不得而知。當時王孫公子之顛倒於裙下者。不知凡幾。咸欲嘗此一齋。以饜其慾念。無如小鳳眼界頗高。絃袴子既非素願。大腹賈又難入彀。謂其鴿母曰。此乃薄命人一生大事。當慎選其人。過此以往。一惟母言是從。斷不敢違拗也。歷數月之久。始獲遇某當道。執財政界之牛耳。雖頭一擲。動輒萬金。相見於某餐間。四目對射。如電吸石。有牢不可破之勢。席散後。即迨小鳳之香巢。流連不忍遽去。欲作入幕之賓。小鳳知其意。用盡媚術。倒入某當道懷中。嗚咽而訴曰。僕為天壤間最不幸之薄命女子。身體束縛。不能自由。蹉跎十六青春。尚為完璧。倘蒙見愛。非饜鴿母之慾壑不可。某當道曰。是不難。恣渠所言可也。小鳳乃潛

謂搗母曰。今日可以報母矣。搗母曰。既合爾意。即從爾願。但須昇吾五千金。小鳳曰。母何所欲之小耶。彼為當今之要人。積得造孽錢不少。借債則取佣金。酬金。收賦則括民脂民膏。即索彼一二萬金。亦猶九牛身上拔一毛。於彼庸何傷乎。搗母曰。如是則需萬金。小鳳曰。可。遂告某當道曰。搗母之意。非二萬金不可。經僕竭力懇商。始允以萬金成事。但僕一生大事。全在此舉。意欲略備衣飾。在姊妹行中增些光輝。自覺難於啟齒。故不敢妄瀆。惟求格外成全。則感恩無既耳。某當道慨然。以萬金支票付搗母。并為小鳳製辦金鋼鑽手鐲及各飾物。連同四季衣服。約計又不下萬金。訂定某日之夕。擺酒百枱。為小鳳梳櫳事成之後。又犒賞各院龜奴及房中傭侍。共二千金。此時小鳳身價之高。可謂得未曾有。都下政客武夫。以及文人墨士。無不欲一見顏色為快。小鳳則並不因某當道之故而睥睨一切也。依然送舊迎新。行所無事。惟識者謂小鳳在蘇之時。已於某公子暗渡陳倉。如某當道者。未免為寬大頭耳。此事虛實。未敢臆斷。然某當道以造孽之錢。用之於造孽之地。真所謂悖入悖出。安見其有寬耶。因某當道故。而遂啟城北公獵艷之心。卒之演出後日絕大之禍端。是某當道為小鳳梳櫳之豪舉。冥冥中若有人使之者也。

七 小鳳迷客之魔力

小鳳之待狎客。各因其人類而施以籠絡之法。非若尋常妓女一味以狐媚見長也。嘗憶在京之時。有某名士與某武夫。因小鳳而起醋勁。同時入院。各不相下。皆欲得小鳳伴宿。左右之人。無不為小鳳危。蓋結好於甲。必開罪於乙。欲得一兩全之道。雖智者亦莫能為力。孰意小鳳毫不為難。處置名士如弄嬰兒。降服武夫如縛雞雞一場風波。頃刻悉平。先是二人入院時。小鳳即知二人之來意。遂命安排某名士於同院姊妹之室中。而令某武夫入自己之房。小鳳先往招待某名士。留其住宿。不可他去。某名士知小鳳作此假意。故作不知。以觀其如何伴宿。小鳳與某名士談論詩文。忽然曰。明日為某姊開追悼會。北里姊妹。都有倩人作詩文以弔之者。駢四儷六。美不勝收。外人知僕與君交好。必然請君代作一藝。故紛紛議論。咸以為明日之文。當讓僕傑出一時。前數日。君不來。僕四處找君。杳不可得。今日君之來。似某姊為僕尋覓而來者。非有以發揚其幽德不可。遂設硯磨墨。展紙濡毫。而令某名士一揮。某名士知京師為人文薈萃之地。稍不經意。即易落人之後。與一生名譽有關。自非鉤心鬬角不可。小鳳諗知某名士作文之時。不許有人在旁攪亂其文思。今見已經入彀。遂移步至自己房中。至則見某武夫正在獨酌。蓋此亦小鳳預囑房侍安排者。某武夫欲乘酒醉之後。與某名士為難。故連飲巨觥。無算。小鳳坐於某武夫側。笑曰。今夕何夕。忍令負此良宵乎。某武夫聞小鳳言。誤為嗔其飲酒無度。致不能圓好夢。故遂

停杯不飲。小鳳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某武夫曰。與人樂樂。小鳳曰。然則君何以一人飲酒。而不肯與僕同飲乎。某武夫曰。余飲酒已多。再飲恐誤好事也。小鳳曰。不然。君頃所飲者。為悶酒。何能起君之情慾。如欲成好事者。非暢快其胸襟不可。僕頃應某巨公之召。知君在此。故飾詞歸來。原欲伴君暢飲。俾可偕圓好夢。孰知君竟棄僕如遺。停杯而不飲乎。言下。嗚咽不已。若不勝悲怨者。某武夫秉性粗直。見小鳳悲泣狀。頓將一腔怒氣。拋諸九霄雲外。轉撫小鳳之胸曰。卿母悲。余與卿同飲一杯。以作合歡杯如何。小鳳聞之。似有喜色。且曰。僕當敬君雙杯。遂命取二巨觥。至既斟滿。親捧諸某武夫唇側。某武夫樂不可支。頽然醉矣。頃之。鼾聲如雷。小鳳命房侍安頓於別室。而往見某名士曰。當繳卷否。僕已將陽臺安排。專待會楚王也。某名士被小鳳一語提醒。恐其留某武夫於帳中。故作此語以欺人者。乃曰。既如此。楚王便來。遂命移硯至小鳳房中。某名士之為此言者。原欲覘小鳳之情虛與否。孰知小鳳非但不推阻。且為之收拾文具。携某名士手。同入自己之房。某名士見房內闌無一人。以為小鳳毫無假意。頃間種種思想。皆自己多疑所致。明日之文。雖屬尋常之事。然名譽上極有關係。不得不盡一夜之力而為之。及脫稿。東方已白。遂繕正而授之。小鳳再三申謝。且請暫卧片刻。某名士以日間尚有要事。匆匆出院。小鳳再往視某武夫。時某武夫方醒。乃為之披衣。同入房中洗面。略食朝點而歸。同院之人。無不歎小鳳